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六

前趙録六

劉曜中

光初四年夏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

水經註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云云曜以為天錫神璽齋九日而受於太廟大赦境内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領國子祭酒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國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趙都於秦

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若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元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

之耳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而答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奏均狂言瞽説誣妄（一作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不深戒朕之不德收均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光初五年春正月鎮北將軍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枚文曰趙盛二月曜親征氐羌楊難敵難敵率衆來拒前鋒擊敗之退保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復討故

晉王司馬保部將楊韜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來降皆封列侯使侍中安昌子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寢疾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尚書郎王擴一作王獷為光國中郎將使至仇池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大悦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梁凉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

二千石者十五人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於曜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以曜為卒大掠而去曜疾甚乗馬輿而還使別將呼延寔及長史魯憑監輜重於後安邀獲之遂欲留用寔不肯屈被殺憑亦死之安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步騎三萬一作二萬進攻曜曜衛軍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安使將軍劉烈趙罕襲汧城克之西州一作隴上氐羌悉歸附安安士馬雄盛有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黄鉞大

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京王以趙募爲相國休屠王石
武以桑城來降曜大悅署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
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夏四月甲
午曜后羊氏卒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
政生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
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
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以死論曜臨太學引試
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陜男子伍長平

並化為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十二月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徙衆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圍二里上高百尺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工二陵皆下錮（一作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

增土為阜周廻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督追役徒繼以脂燭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帝先后而徒喪國家之儲力陛下既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征東大將軍岳等率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又遣將作大匠勲胡元增永吳一作垣顯平二陵高九十尺塚前

石人若有言慎聲胡元親聞之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遂得蘇曜葬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光初六年夏六月陳安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趨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

耳武閉關拒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級安馳還赴救
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餘騎八千奔
保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輙敗之遂圍安
於隴城秋七月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曜父
寢堂於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
乃使子鎮軍將軍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
已成林至是悉枯死

光初七年春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時四方交

戰兵革相尋署大司馬雅為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劒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三月曜親征陳安圍隴城别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挑戰屢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赦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自率精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陜中

曜使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絶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翼日尋之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安遣其將石容覘曜兵曜輔威將軍呼延清（紀事本末作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清

遂殺容乃尋其徑迹獲安於澗曲斬之曜大悅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户於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於隴上時征東大將軍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親帥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振地河水為沸自古軍

旅之盛未有斯比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應曜曜又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人無固志茂遣平虜將軍陳珍帥步騎一千五百救韓璞曜諸將佐咸欲速濟曜曰吾軍勢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宿衛皆已疲老其實難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勢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令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振之若

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疋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伎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悦使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黄鉞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凉州牧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凉王加九錫曜至自河西氐羌楊難敵聞陳安死内懷危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鎮西將軍厚追擊之獲其輜

重千餘輛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征東大將軍廣平王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没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欵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封胤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

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是年前頻丘太守郎宣北平太守
楊平邑振等共修徐水廟舊碑刻石樹頌焉
光初八年春正月石勒遣司州刺史石生攻寇河南太
守尹平死之生掠五千餘戶而去夏四月曜遣使拜涼
州牧張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贈其父太宰成烈王

十六國春秋卷六

十六國春秋卷七

前趙録七

劉曜下

光初九年春三月曜立劉氏為皇后遣將軍康平寇魏興及南陽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去曜大怒投袂而起即日次於渭城遣中山王岳追之曜進次

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濵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殺鎮南大將軍田崧夏五月石勒將石生屯洛陽寇畧河南司州刺史李矩頴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遣使降曜曜遣中山王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

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勒遣石虎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栅列圍遏絶内外岳衆饑甚殺馬以食將士呼延謨為虎所殺曜自將出救虎帥騎三萬來拒曜前軍將軍劉黒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次於金谷夜中無故大驚士卒潰散乃退如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岳被執幷執將佐八十餘人及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坑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

於并州執騰殺之坑士卒七千餘人曜至自澠池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秋九月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叅軍臺産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産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得失産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敬重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禄

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署永安王肓為大司馬拜大單
于徙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於渭
城置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
光初十年春二月曜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汝南
王咸為太尉録尚書事光禄大夫綏為大司徒卜泰為
大司空夏四月曜后劉氏卒偽謚獻烈皇后以后叔父
昶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録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
昶妻張氏為慈鄉君冬十月曜遣將軍黄秀帛成寇酇

晉平北將軍魏該率衆奔襄陽

光初十一年春正月曜追念皇后劉氏憶其臨終之言乃立劉皚女芳為皇后二月署驃騎將軍述為大司徒衵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是月曜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時晉咸和二年也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

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丹唇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之分也五車趙之分也秦兵必大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遍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稅租之半秋七月曜將黃秀等寇酆順陽太守帥衆奔襄陽

光初十二年夏五月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武衛將軍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涼州張駿聞曜為石勒所敗乃去曜官號遣張閬賓濤辛巖宋輯辛晏等率衆數萬會韓璞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南陽王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將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還奔涼州胤追及於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來降曜皆拜將軍封列侯遂略河

南地

光初十三年秋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二萬出軹關來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次蒲阪曜將東救蒲阪懼張駿楊難敵乘虛來襲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鋭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八月及於高候大戰破之斬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以萬億計虎奔朝歌遂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墉决千金堤（一作堨）以灌之滎陽野王皆降

襄國大震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内諸郡冬十二月石勒自率衆來拒陳於洛西曜自恃連勝不撫士卒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時與石虎對軍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黄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大胡自來軍勢甚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之喜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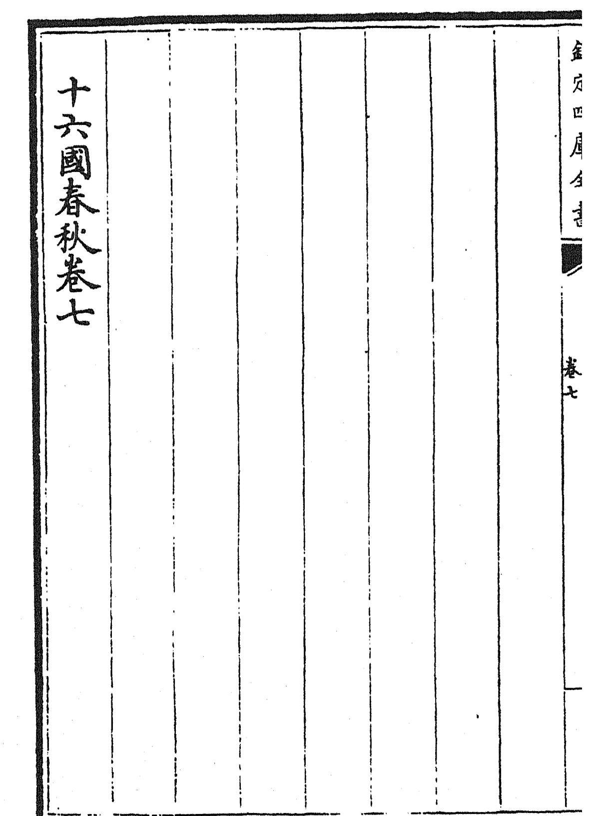
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騎三萬自城北而西攻曜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曜前鋒曜性少而酗酒末年尤甚至是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撝陣就平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曜軍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勑將士抑鋒止銳縱

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
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乃幽曜於河
南丞廨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襄國
曜創甚載以馬輿使金創醫李永與同載瘵之北苑市
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
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
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滿飲勒聞
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己亥舍曜於

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岳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幍以見曜曜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慮也勒見而惡之久之爲勒所殺明年春正月太子熙一作毗聞曜被擒大懼與大司馬南陽王胤及太尉汝南王咸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

有離叛且可并力拒險力不能拒走未晚也㣲怒以為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上邽汝隂王厚安定王策皆棄郡奔遁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赴之秋八月南陽王㣲率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夷夏皆起兵應㣲㣲次仲橋石生嬰城固守勒使石虎率騎二萬來援九月戰於義渠為虎所敗死者五千餘人㣲奔上邽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攻

圍上邽城潰執太子熙南陽王胤并將相諸王等及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三年而敗自劉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歲在乙丑僭號西河至曜三世凡三十有五年以晉成帝咸和四年歲在己丑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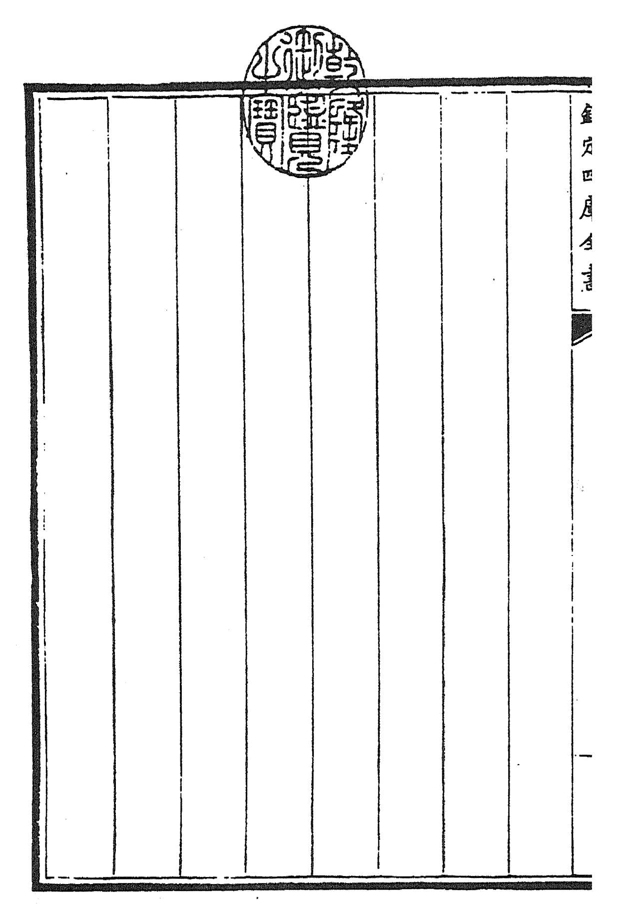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卷七

謹案卷四第四頁前一行命東宮官屬皆裹甲以居刊本裹訛裏今改

卷五第十頁前六行明經篤學以教之刊本明訛門據晉書改

卷六第一頁後六行竊所未同句疑有訛

卷七第五頁前八行滎陽野王皆降刊本滎訛榮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范　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八

前趙録八

劉宣

劉宣字士則淵之從祖也初為北部都尉右賢王樸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讀毛詩左氏傳炎每歎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者葢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

禹傅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質性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涖官清恪所部懷之淵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内外靡不任之仕至丞相太尉

劉盛

劉盛淵之族人也仕為領右衛將軍封安昌王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重任衛尉西昌王劉鋭等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説和殺聰盛執正不從和怒命左右刃之

劉翼

劉翼仕淵為别將驍勇過人膂力善射能一手舉殿柱

跳過平陽門時人擬之飛羽淵甚器異之以為征虜將軍

劉眘

劉眘字義孫曜之世子前妃卜氏所生光祿大夫卜泰之甥也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看鬚如畫聽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義真曜子儉字）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曜曰臣藩國之嗣僅能守祭祀足矣不可亂長幼之倫也

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也奈何言同諸藩國乎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當為卿更以一國封之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脩為世子靳凖之亂脩沒於黒匿郁鞠部至曜光初七年脩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脩悲泣脩雖少離屯難流蹟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騎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羣臣亦屬意

焉矐顧謂朝臣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不堪今世之多難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徳又故世子且材器過人涉歴艱阻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頼之實宗廟四海之慶也左光禄大夫卜泰太子太傅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不應降日月之

明垂訪羣下若以為疑固樂聞異同之言臣竊以為廢太子非也昔周文定嗣未建之前則可光武以毋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聖朝之模範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肖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髙絶於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賢主况儲宫者民人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黙然肖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

自安陛下苟以臣為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欲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以明赤心不敢聞命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瞿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胄母卜氏為元悼皇后嘉胄舅卜泰之公忠拜上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胄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胄盡家人之禮尋遷大司馬徙封南陽王以漢陽諸

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拜胥為大單于都督及曜之末關中擾亂遂為石虎所殺

淵后單氏

單氏單徵之女北海王乂之母也以淵河瑞二年立為皇后淵死聰即偽位改元光興尊為皇太后單氏年少姿色絶麗聰烝之乂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

聰后呼延氏

呼延氏武元皇后匈奴中人淵后之從父妹也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色故以配焉遂以光興元年立為皇后先是聰以弟乂為帝太弟后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徐為之計后曰事久變生太弟見粲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搆間其中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妾聞陛下說隱公一何相似竊為陛下

寒心聰心然之后至嘉平二年春正月卒謚曰武元皇后

聰后劉氏

劉氏武宣皇后新興人偽太保劉殷小女名娥字麗華童齒聰慧膚髮異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恒止之敦玩彌厲每與諸兄弟辯論經義理致超然兄常深歎之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焉聰既僭立納為右貴妃未幾立為皇后聰將起鷯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鎖

腰切諫聽大怒曰朕將營二宮豈問汝鼠子乎命左右將斬之后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啓曰伏聞勅旨將為營殿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且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計也陛下當加爵賞而反欲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

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覩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為之使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也妾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變色大司徒任顗等復叩頭流血固請不已乃徐曰朕比來微得風恚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於心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而謝之以后表示之曰

外輔如公等內輔如后朕復何憂后聰明善機諫聰所為不道多規正之及死偽謚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尤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偽追謚武德皇后

曜后羊氏

羊氏獻文皇后即晉惠帝后也名獻容太山南城人祖瑾父元之以晉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后初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洛陽之陷遂沒於曜曜僭偽位立為

皇后因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竝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之使妻子辱於庶人之手妾於爾時實不欲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遂干預政事生三子以曜光初五年卒偽諡獻文皇后

曜后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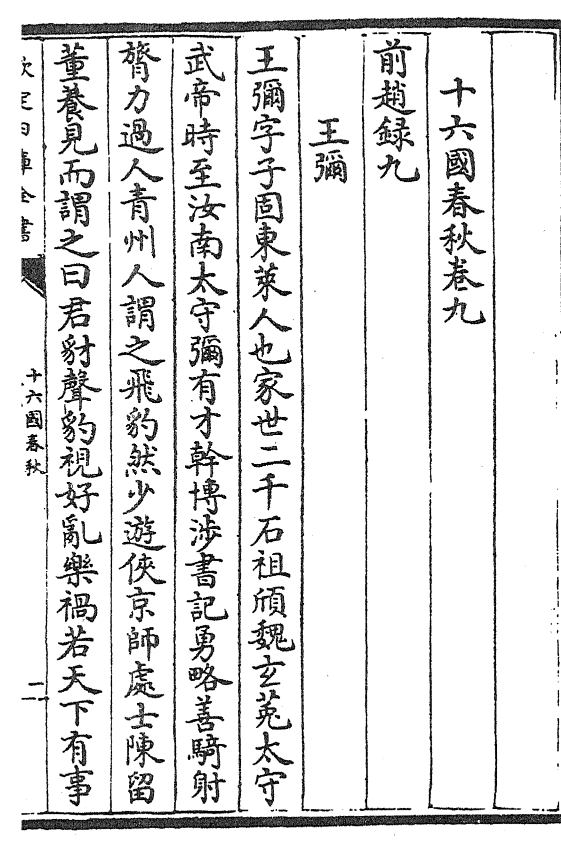
劉氏獻烈皇后少孤爲叔父侍中大司徒劉昶所養曜光初八年立爲皇后明年寢疾及篤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父恩撫甚隆無以報徳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徳色願以備後宫曜許之言終而卒僞謚獻烈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名芳侍中劉皚一作愷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垂手過膝髪與身齊先皇后劉氏死曜追念之遂以光初十

年立爲皇后姿德才色邁於別宮

十六國春秋卷八



十六國春秋卷九

前趙録九

王彌

王彌字子固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勇略善騎射膂力過人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少遊俠京師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

不作士大夫矣與劉淵友善後從洛陽東歸淵餞於九曲之濵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吾患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别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皆為之流涕惠帝末年妖賊劉伯根起兵於東萊之𢙄縣彌率家童從之伯根以彌為長史伯根死彌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遂為群賊彌多筭計凡有所掠豫策成敗後引兵入冦青徐二州

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晉太傅司馬越以公車徵東萊𩛆羡為本郡太守討彌彌擊殺之兖州刺史茍晞帥兵逆擊彌彌遂大敗遣使降淵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彌收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克彌進攻太山魯國譙梁陳郡汝南頴川襄城諸郡遂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過陷沒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太傅越遣司馬王

斌帥甲士五千人來衛京師凉州牧張軌亦遣督護北宫純來援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宫城門晝閉彌至洛陽屯於津陽晉以司徒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宫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遂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遂走渡河與其黨劉靈王桑等自軹關如平陽歸淵淵聞而大悦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

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輙拂席洗爵
敬待將軍彌至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
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達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
軍如魚之有水也署爲司隷校尉加侍中特進璽爲安
北將軍桑爲散騎常侍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南又與
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司馬越遣
淮南内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與彌戰於高都
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淵拜彌侍中都督青徐兖

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封東萊公遂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晉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太陽討淵虎步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黄河帝遣司隷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拒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宫東海王越拒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歸於

平陽復以二千騎南出轘轅攻冦襄城諸郡縣東海王越遣薄盛等率兵追擊之彌師敗績還戍平陽遣左長史曹嶷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東徇青州且多齎金寶還鄉里招誘亡命并迎其室淵許之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瑯邪會淵死聰即位彌與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復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進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冦徐兗因破越軍復與曜冦襄城進逼京邑縱兵大掠曜禁之不從乃斬其牙

門王延以狗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勸小下之於是詣曜謝罪結分如初既而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勸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固守不從彌策焚燒而去彌怒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引衆東屯項城曜初以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至是嫌隙遂搆洛川之戰百官殲滅殆盡惟司隷校尉劉暾以鄉里宿望得免於難因說

彌曰今群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而復與始安王相失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何無帝王之意東據本州徐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業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拜暾為大將軍封齊公初石勒惡彌驍勇外相親而內相忌常密為之備彌破洛陽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相結納會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心惡之乃以書賀勒曰

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欲陰圖之劉暾又勸彌使召曹嶷藉其衆以誅勒乃為書使暾詣青州召嶷引兵會已且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遊騎所獲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潛殺暾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帥所部兵數千人去彌彌益衰弱勒右長史張賔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因請彌讌於已吾彌謂勒賔親已不復疑也長史張嵩切諫不聽勒伏兵襲殺之已吾前作已營

劉靈

劉靈陽平人也少貧賤年二十餘厠役於縣力制奔牛走及馳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嘗撫膺而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兵自稱將軍與王彌寇掠趙魏進攻洛陽彌軍敗績乃言於靈曰晉兵尚强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遂與彌俱降於淵淵署為平北將軍與石勒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

附所在克捷遷安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屯廣宗晉王浚遣别將祁弘襲擊殺之

張嵩一作嵩

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遂蘇活嵩初為王彌長史彌之與劉曜相攻也嵩切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目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

則不遠顧明將軍深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罪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黄金百斤及石勒已吾之譏嵩因阻彌不行彌不能聽竟爲勒所襲殺嵩遂歸任於淵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毁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言食不飽者一

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詣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芹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及至芹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方盡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人辭不赴命司空齊王司馬攸

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太希達如榱椽耳不慿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也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荆州豪族家富於財其妻怒之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

曰非爾所及也戒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學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既而曾祖母死殷夫婦毁瘠幾至滅性時柩殯在室而西鄰失火風飈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樹庭自是名譽益著及為聰相不犯顔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聰每與羣臣議論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後為聰暢敷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有子七人五

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嘗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顔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一云犯顔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周名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官至侍中太保録尚書事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閒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殷以聰嘉平二年卒追謚

曰大昌文獻公

王延

王延字元壽一作延元西河人也性至孝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月悲號三旬事後母卜氏以孝聞卜氏遇之無道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彌謹延既孤貧晝則傭債夜則讀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之延求魚不獲卜氏杖之流血延尋汾河扣凌而哭忽有一

魚躍出冰上長五尺延取以饋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如己子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亂隨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年至六十方仕於淵及聰嗣位拜金紫光禄大夫劉粲之立靳準作亂自稱漢天王置百官以延耆德碩望謀之於延將以為左光禄延弗從乃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

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杏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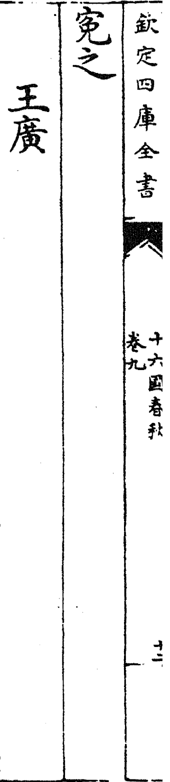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孤貧有志操常躬耕兼誦詩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淵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淵僭號人或謂之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

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果徵爲黄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淵曰卿若早來豈直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淵乃大悦元達在位忠謇

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聰既嗣位轉為廷尉聰將為劉氏起鷍儀樓於後庭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命左右將出斬之大司徒任顗等叩頭流血請免劉氏亦手疏切諫聰意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伯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遥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

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揖商周
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邃為左司
隷聰欲立左右貴嬪為左右皇后元達以三后並立殊
非典禮極言諫之聰不納乃轉為右光禄大夫於是太
尉范隆等皆抗表遜位請讓元達聰復以為御史大夫
儀同三司元達素與太宰河間王劉易善引之為援得
盡諫諍及聞易死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
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茍生乎歸而自殺時人莫不



究之

王廣

王廣字廣之不知何許人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淵為西揚州刺史魯陽侯（一作并州）及聰嗣位蠻賊梅芳扇動山夷攻圍廣城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絶雞犬雀鼠靡有孑遺將士泣謂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者哉城陷被禽將士相枕而死者五十人（一作五千）蠻因廣將詣芳廣有女容質甚麗慷慨有丈夫之

節芳見其美色納之甚有寵入經一旬女於闇室伺芳睡引刀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女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等謂我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正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耻辭氣猛厲色無變容言終自殺芳止之不可時年十五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談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然而不免兵厄珝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之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吾此雖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於龍門山淵僭號徵拜

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淵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禄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聰嗣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克之必矣聰戲曰勝吾勞先生一行可也珝曰臣所以行不及裝者正為是也聰大悦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慎勿紛紜遂從鎮北將軍靳冲攻晉陽一作太原不克珝卒先降冲遽收珝斬之聰

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之

趙染

趙染新豐人初為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將戍蒲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聰聰以為平西將軍次於新豐東晉將索綝率兵討之染有輕敵之意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釼也帥精騎逆戰於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

言以至於是乃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
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過忿亦何顏面瞬
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繼之於後覆亡敗喪亦
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
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
眠牀枕而死及死叱行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劉
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後染冠北地夢魯
徽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怖而寤旦將攻城中伏弩卒

范隆

范隆字元㕵父方魏雁門太守隆方孕十五月而生四歲亡父既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動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踈族范廣冊府云廣史不載官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為立祠堂隆好學修謹事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大亂隱迹不應州郡辟命晝耕夜讀頗習秘歷隂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彌不復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共紀遊山見一

老父於窮澗之濱老父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不見遂與紀依於淵淵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隆後累遷尚書令儀同三司曜既僭立進為太尉卒贈太師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静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言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氏池長甚有恵政以病免歸泰始初武帝録叙文帝故

府僚屬就家拜郎中不就年七十餘篤學不倦淵師事之從受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既僭偽位徵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受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撰喪服圖行於世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瘠杖而能起晉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慼旁人秀出而語曰此子長大必為

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廬於墓側家貧藜藿不充妻子不免於飢寒及頠為僕射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托我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

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仗劒而死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晝夜誦讀博通五經尤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蛇猛獸皆繞其旁是以淵及聰屢徵皆礙

而不得進景道私以此自喜至曜光初中出山廬於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復辭曰余在萬山中草木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朝家事非山野小人所願聞也更移窮谷中人悉不見後曜置崇文祭酒復以明經擢景道為之亦不就竟以壽終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豕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暇時拾薪以顧書生抄書板截蒲以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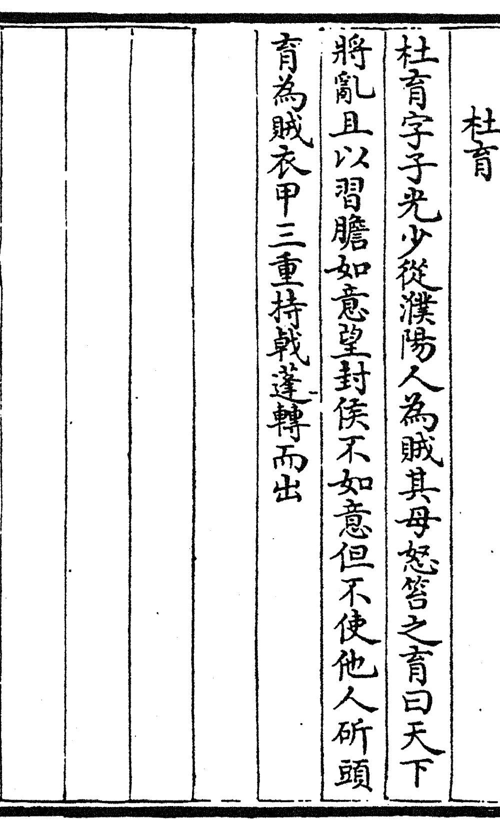
書日夜不止忘失羊豕其主笞之肓甚有慙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肓償羊豕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女妻之别為立宅分之家產肓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不與俗偶妻喪弔者不過四五人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及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出迎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

雀遇我使吾畏死鷄邪育執刀叱攸曰主辱臣死自古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我君汝謂我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徒跣挽育乃止由是知名司徒王渾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盜賊奔竄遷并州督護成都王司馬穎鎮鄴表育為振武將軍拜淵為北單于叅丞相軍事使鳩合義衆以赴國難育說穎曰元海今去恐不復至臣請為殿下促之穎以為然以育為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

為右光禄大夫河瑞之末遷右僕射及聰僭位歷位大司空太保太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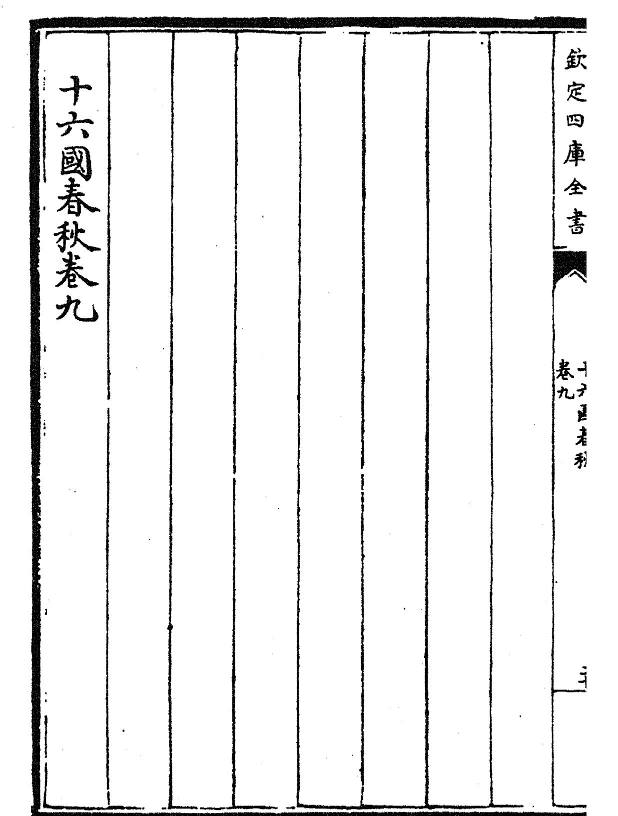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勵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平為盜所刼敏元已免復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請以身代辭旨慷慨義形於色盜遂釋之俱免於難仕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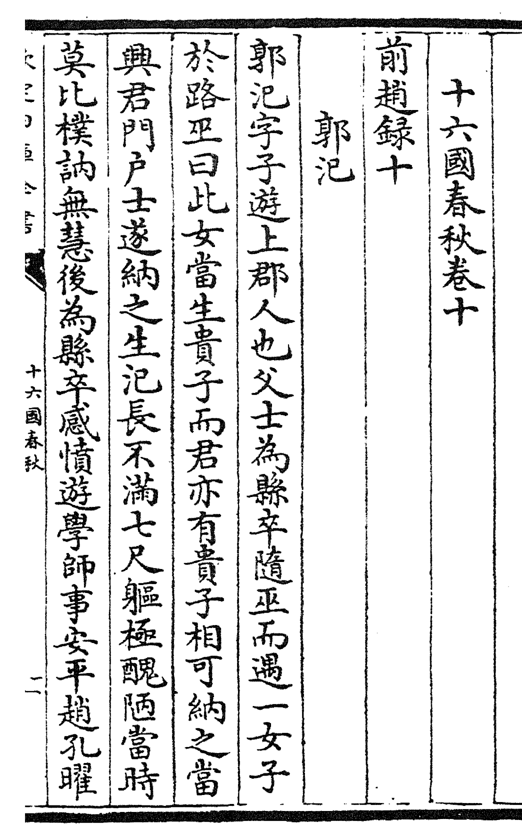


杜育

杜育字子光少從濮陽人為賊其母怒詈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頭育為賊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



十六國春秋卷九



十六國春秋卷十

前趙録十

郭汜

郭汜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為縣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而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興君門戶士遂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軀極醜陋當時莫比樸訥無慧後為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

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仕淵歷聰及曜之世位至侍中司徒

李景年

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孤貧見養於叔父嘗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寫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麒麟久蹟鹽坂乃令娶妻授學遂歸仕淵長平之戰聰馬中流矢幾為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直前得免於

難以功封梁郚侯歷虎牙將軍

王延年

王延年字季海江都人性至孝年十五喪二親每言及之未嘗不嗚咽悲慟每忌日三日不食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復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孫孫也顧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乃俱免之後仕至太宰

王雋

王雋字元英上郡人也有幹藝之稱雋年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雋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遺孤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雋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雋授密而去密後亡雋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三年而心喪六載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匈奴前部人少喪二親哀毁過禮仕淵為折衝將軍遷廷尉轉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聰嗣位仍署冠軍大將軍加司隷校尉嘉平三年從中山王曜攻長安城陷不為設備為晉將麴允所襲殺

喬晞

喬晞前部人仕淵冠軍將軍使帥衆寇西河攻介休介休令賈渾築營自固有八門城髙九尺及陷抗節不降

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茍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將殺之部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焉宗氏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其婦乎何不速殺我遂仰天大哭晞亦殺之淵聞而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及宗氏尸葬之賈渾晉書作賈渾

陳安

陳安字虎侯成紀平莊人也家世農民少慷慨讀書曰大丈夫當軒冕杖節安能久執犁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歎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賓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馳馬仕晉南陽王模帳下都尉模之敗也安歸模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統精騎千餘以討叛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輙伏刺客刺安安被創馳隴城遣使詣保貢

獻不絶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曜舉兵攻張春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安退屯緜諸保歸上邽未幾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韜且請擊安保皆不從春怒幽保殺之立保宗室子瞻為嗣稱大將軍安乃表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春奔枹罕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遂奉保喪以天子禮葬於上邽及曜克安定振旅而循隴右安乃郊迎後又請朝於曜曜時疾篤辭而不許安怨以曜為已卒大掠而歸氐羌

多應之安士馬强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黄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會休屠王石武引兵攻上邽安懼遂解南安之圍馳歸遇於瓜田安衆大潰收餘騎奔隴城武遂進圍安於隴城曜又親率大衆繼之安頻出挑戰累爲擊敗斬於澗曲安善於撫綏吉凶險夷與衆共之部下小將劉牙趙罕路松多等竪戍不已及其死城内得尸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曰隴上健兒曰陳安一作壯士有陳

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駿馬鐵鍛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一作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一無此二句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盪九騎留一無此一句棄我騄驄竄巖幽大雨降後追者休一無此一句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河流呵呵嗚呼奈子何嗚呼呵呵奈子何二句一作一去不返奈若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張寔

張寔皇太后張氏之姪聰之舅子也仕聰爲鉅鹿太守治任威强路不拾遺後爲輔漢將軍聰納其二女以爲貴人欲以寔爲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卜崇

卜崇仕聰左衛將軍爲人清直不與世浮沉與少府陳休素惡中常侍王沉等謟佞用事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沉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謂之曰沉等勢力足以回天地

卿輩自料親賢孰與賨武陳蕃崇應之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沉等遂譖之於聰以與太弟乂通謀聰臨上秋閣收崇斬之休亦見害

呼延寔

呼延寔匈奴中人仕曜爲征南將軍曜之攻氐羌楊難敵也軍中大疫曜亦寢疾欲還恐難敵躡其後因與羌

和署難敵爲武都王時秦州刺史陳安欲窺虛實詐言
請朝曜以疾篤不許乘馬輿還使寔監輜重於後安遂
帥精騎邀擊之寔進退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
因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孤當與足下共定
大業寔叱之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
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智能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
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
大軍之入城也安怒殺之

魯憑

魯憑仕曜為長史曜自攻氐羌楊難敵還憑與呼延寔帥精騎一千監輜重於後陳安邀擊獲之時隴上氐羌皆附於安安士馬强盛有衆十餘萬乃自稱大都督假黄鉞大將軍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署憑為參軍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可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安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害賢人是塞

天下之情也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
海分崩乎今陳安於掐贕採摭之秋而殺害君子絶當
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既而安果見害

崔岳

崔岳字元嵩為朝鮮令曜弱冠時遊洛陽坐事當誅亡
匿朝鮮無以自給因變姓名為縣小吏岳見而異之推
問所由曜乃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
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之不

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真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岳歷位至大司徒漢昌之世贈烈愍公曜既僭號念其前勞追贈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

田崧

田崧字子岱仕曜爲大鴻臚遷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初氐羌楊難敵聞曜平陳安與弟堅頭同奔漢中至是自漢中來襲仇池城陷崧爲難敵所執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爲劉氏可謂盡忠得不能盡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若本奴才安敢希冀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

汝賊臣何不速殺吾顧排一人奪取其刀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

遊子遠

遊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不倦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謂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仕曜光禄大夫直言敢諫累遷至大司徒録尚書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傅虎

傳虎仕聰討虜將軍晉陽之戰虎以參軍從中山王曜曜與魏穆帝子六修戰於汾東曜兵敗績墜馬身中七創幾為六修所殺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卿當乘以自濟吾創已甚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小人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始基大難未彌天下可無虎何可一日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聰甚哀之追贈幽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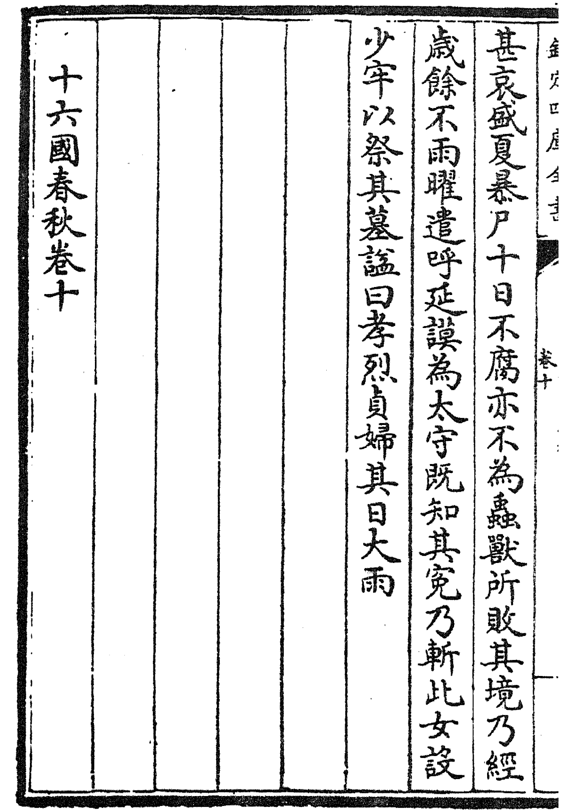
臺産

臺産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傅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大司空劉均舉産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産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産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

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陜婦人

陜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曜時寡居陜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終身不嫁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其殺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烏悲鳴尸上其聲



甚哀感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餘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十六國春秋卷十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後趙録一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魏書作小字㔨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冑分散居於上黨羯室因號羯胡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竝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

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胆略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

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鼓角之聲或在前後勒私異之歸以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因於所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隸書一作隸書私心自喜居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輕勒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摽互有勝負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賴驅匿之獲免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饑不可守

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賞一作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其族兄陽及兄子時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東至平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浚字彭祖可圖也勒曰

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毛耕於野常聞鞞鐸音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㩜㩜亦奇其狀貌而免之㩜家隣於馬牧勒與牧帥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一云列國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

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畧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乗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司馬穎敗乗輿於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幽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於長安閞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司馬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懐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歳劉淵稱漢王於黎亭其二年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襆郝

昌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之清河鄃縣欲以攻鄴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掠郡縣殺二千石長吏轉前攻平昌公司馬模于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模甚懼廣平太守焦國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司馬虓又遣兖州刺史濮陽太守茍晞救之藩衆敗走勒與汲桑亡潛苑中穎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刼掠郡縣繫囚又

招山澤亡命多起附勒勒率以應之屯於平石

晉懐帝永嘉元年春三月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復聚衆刼掠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潁報仇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乃出成都王棺載之車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以勒為前鋒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忠明亭侯遂與張泓故將李豐等進攻鄴城署勒為前鋒都督夏五月桑攻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至鄴時鄴中府庫虛竭而東瀛公晉書作新蔡王騰資用甚饒性尤吝

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是以
人不為用桑遂入鄴攻騰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
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勒等至騰不能守率輕
騎而走為李豐所殺騰子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
投水死是日虞及弟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
羊桓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為豐餘黨所害諸名家流移
依鄴者死亡畧盡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萬餘人掠
婦女珍寶以巨萬計濟自延津南擊兖州太傅東海王

越甚懼使撫軍兖州刺史茍晞及陳留内史王讃等來討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尠於樂陵尠與戰敗死乞活田禋帥衆五萬救尠勒逆敗禋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晉山陽公劉秋死之山陽公漢獻帝曾孫也秋七月已酉朔越懼進次官渡為晞聲援以討桑勒命晞為前鋒桑素憚晞乃於城外為栅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馬示以禍福桑衆大震八月己卯朔晞擊敗桑勒于鄴九月戊申晞追擊

桑勒于東武陽大破之陷其九壘死者萬餘人桑與勒
奔棡頁遁退保清淵婴城固守乃収餘衆將奔劉淵兾
州刺史丁紹邀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
平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
從之深為所昵因説㔨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
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
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
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㔨督等素無智略懼

部衆之貳已也從之冬十月眴督等隨勒單騎歸于劉淵淵署眴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一作護)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眴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至勒偽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

帥其部衆歸淵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起兵為東瀛公騰復仇斬汲桑於樂陵一云平原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永嘉二年春二月庚子勒寇常山晉安北將軍王浚出兵擊討為浚所敗夏四月淵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將軍黄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壺關失據秋九月勒寇趙郡征

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晉遣車騎將軍王堪屯兵東燕以拒勒冬十月勒與劉靈閻羆等七將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為軍士其餘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劉淵僭稱尊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己酉勒入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死之進寇趙郡殺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赦亭田禋於中卬皆殺之

永嘉三年春三月淵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夏四月勒進軍攻鉅鹿常山殺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為君子營引趙郡張賔為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䕫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為將帥使別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來降附秋九月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髙陽諸縣降者

數萬人晉安北將軍王浚遣天水將軍祁宏帥鮮卑叚務勿塵等十餘萬騎來討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浚因分遣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冬十一月勒寇信都陷長樂殺冀州刺史安北將軍王斌因屠黎陽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帥衆討勒勒燒營并粮廻軍拒之次于黄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冀州郡縣百餘壁皆陷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

翼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十二月淵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睹圈苑市二壘皆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乙亥夜洛陽有白氣如帶自地升天南北各二十丈

永嘉四年春正月王彌以三千衆會勒攻寇徐豫兖州二月勒東襲鄄城兖州刺史袁孚戰敗為其部下所殺

因攻倉垣襲陷白馬殺車騎將軍王堪遂北濟河攻冀
州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夏五
月勒寇汲郡執汲郡太守胡寵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
純奔建康六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
馬毛皆盡秋七月劉聰圍河内太守裴整勒率騎會之
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征虜將軍宋抽救巨
勒留諸將守武德與北平大將軍王桑逆擊巨于長陵
巨懼請降勒弗許巨踰城遁走為軍士所執勒馳如武

德抗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殺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
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九月河內人樂仰執裴整叛降於
勒時劉淵死劉聰即位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
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冬
十月漢河內王劉粲始安王劉曜及王彌率衆四萬攻
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
騎二萬會粲等于大陽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長驅入
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皋關壬寅勒圍

陳留太守王讚于倉垣為讚所敗退走河北屯汶石津壬子東海王司馬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緩則無及矣既而莫有至者勒攻陷襄城太守崔曠于繁昌殺之將至宛北攻幽州幽州刺史王浚遣鮮卑段文鴦帥騎救之退還河北浚又遣别將王申始帥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勒於汶石津勒乃燒船棄營引兵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濟河攻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克引兵而北將趨南陽

時雍州流民京兆王如舉兵反于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長安侯脫馮翊嚴嶷南安一作新平龎寔等各起兵江淮間受聽官位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如等聞勒之徃懼遣衆一萬屯襄城拒勒勒擊敗之盡俘其衆進至南陽遂屯苑北侯脫據苑王如據襄如素與脫不協懼勒之攻襄遣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亦假其疆而納之乃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

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俟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因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趨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師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十一月東海王司馬越專權擅政懷

帝惡之乃詔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苟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祖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岳為國藩鎮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得詔遂移檄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于汾陰石世龍階亂于三

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兖豫害二剌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没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睎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内太守裴整為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于累卵承問之日憂嘆累息睎以為先王選用明德庸以章服所以藩固

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檝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奬王家勠一作宣力帝室雖蹈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秣馬褁戎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勒得移檄乃大怒曰誓不與此賊共生天壤間也十二月勒遣别將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閉城自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苟晞還登城望之乃有懼色與嶷連戰嶷輙破敗後簡精鋭與嶷大戰會

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于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召募得數千餘人

永嘉五年春正月勒謀據江漢右長史張賓以為不可勸勒北還勒弗從以賓為叅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繼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癸酉轉寇江夏江夏太守楊岠（一作岷）棄郡奔武昌勒因進攻夏口晉明威將軍朱伺鐵面自衛以弩的射勒大

師數人皆被殺軍士並以磊石弓箭如雨所向摧破勒衆拋船上岸於水邊作陳逐水上下以邀伺軍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將尋至勒兵崩退皆棄船投水死者百數勒還長沙伺追至蒲坂一作圻不及而返二月勒北寇新蔡殺新蔡王確於南頓朗陵公何龔廣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勒進陷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又攻汝南汝南王祐奔建康夏四月戊子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

覺于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之
及於東郡苦縣寗平城衍遣將軍錢端出兵拒勒為勒
所敗端死衍軍大潰于是數十萬衆勒分騎圍而射之
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無一人得免者遂執
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澹澹子散騎常侍哀
王喆西河王喜新野王劭梁懷王禧一無懷字齊王超吏部
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豫州刺史劉喬太傅
長史庾凱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

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説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剖越柩焚其屍曰此人

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左衛將軍何倫右衛將軍李惲聞越之死秘不發喪奉越妃裴氏及世子毗出自洛陽從者傾城所經暴掠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并公卿士皆斬之何倫奔下邳李惲殺妻子奔廣宗裴妃為人所掠賣於吳氏久之渡江六月癸未勒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皐關會劉曜王彌同寇洛陽晉師屢敗死者甚衆洛陽遂空勒引兵還時有田六出者

愍懷太子妃王氏進賢侍兒也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義不為逆胡所辱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并州刺史勒固辭不受秋七月平陽李洪聚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殺冠軍將軍王滋九月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以為從事中郎癸亥襲破陽夏至于蒙縣執大將軍苟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為

左司馬河東太守鄧攸時亦被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名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為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征伐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

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及勒過泗水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勒與王彌外相親而內相忌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乃為書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且邀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遊騎所獲得彌所與嶷書潛殺暾而彌不知會彌將高梁徐邈輙引所部兵去彌兵漸弱及聞勒獲瞞彌心惡之偽卑辭使賀勒曰公獲茍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

而言畢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
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
遅回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
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悔之其何
所及邈等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懐猶盛可誘而
滅之也勒從之時勒與乞活陳午相攻于蓬關彌亦與
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
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何

能為寇王公人傑將為我害當早除之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不復相疑勒引師攻陳午於魯口（一作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乃問計于張賓賓曰英雄不竝立宜早除之冬十月勒詭請王彌讌於己營彌將行長史張嵩諫曰石公畀甚言甘不可信

也願公勿往自可保固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及爾彌曰石勒一豎子爾何能為也不聽遂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幷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幷幽二州諸軍事領幷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時將軍郭黑略獲天竺沙門佛圖澄以其有道術甚尊重之略每從征伐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

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吾也遂召見之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彩曜日勒遂信服澄因進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内則四靈表瑞政敝道消則彗孛見于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也勒于是敬信甚篤苟晞王讚潛謀

叛勒勒遂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苟晞及弟純月餘殺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十一月勒引兵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至是遣長史張儒并其從子虎送之于勒因遺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于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兖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

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為巳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必殄滅者也昔赤眉盛于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荊豫或擁衆百萬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

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况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為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没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民主不亦難乎將軍以天挺之資一作質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蟻寇不足掃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嘘之則温今相授侍中持節

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葢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于神機雖不見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口陳一作勒所具得書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效一作遑節本

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絶之是年勒復置雍州

永嘉六年春二月勒于葛陂繕宇室課農造舟將攻建康會大雨歷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時前趙嘉平二年也晉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討勒汝陰王熈為勒所害三月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勒檄書朝夕繼至勒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

請先送款于帝一作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人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攻一作登壽春斬吳將頭據城食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

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既誅王彌不宜來此營建令天降霖雨于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經營河朔河朔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之爾彼卒聞廻軍必欣于敵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耶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遠大軍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

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怱怱便相勸
孤降此計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爾於是黜膺為將
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
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佛圖澄謂郭黑略
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不敗勒遣石虎
率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獲米布數千艘將士爭取
之不復設備晉伏兵大發為紀瞻敗于巨靈口赴水死
者五百餘人追奔百里前及勒軍軍中振擾謂王師大

至勒結陣待之瞻懼有伏兵不敢進擊退保壽春夏六月勒自葛陂北行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虜掠無獲軍中大饑士卒相食行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恐冰邀之集諸將問計張賓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内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秋七月使支雄孔萇等自汶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酸棗向棘津濟河冰聞勒軍至始欲内其船

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大破冰軍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晉并州刺史振威將軍劉琨字越石以兄子北中郎將劉演鎮鄴口勒既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眾數萬降勒勒諸將佐議欲都鄴將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曰劉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急而攻之未易猝拔舍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

越石公之勁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禀平陽掃定并冀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天下鼎沸戰爭方始明公雖擁精兵遊行覊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城壍未

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送死于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然之于是上表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糧以輸襄國先是勒為郡敬客時襄國有謡曰草在左力在右讓去言或入口至是勒始都之秋七月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幷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食邑五萬户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

擁衆數萬受冀州刺史王浚假署保據宛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率遼西公鮮卑務塵世子叚疾陸眷疾陸二字一作就六與眷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杯部衆五萬餘攻勒於襄國時城隍未修乃于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疾陸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疾陸眷所敗勒走南陽復師衆攻冀州疾陸眷大造攻具將以攻勒勒聞之甚懼顧謂諸將佐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寇來

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無救援内糧罄絶縱孫
吳重生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陳于野與之決戰
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
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倶曰
聞疾陸眷尅來月上旬送死攻北城彼大衆遠來戰鬬
連日謂我軍勢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鮮卑之種
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杯尤甚其卒之精銳悉在末杯所
可且勿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俟

賊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杯帳敵必震惶計不
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破之必矣末杯既奔餘自摧
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也勒笑而納之即以
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既而疾陸眷攻城勒
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鋭卒自
突門出擊之鼓譟于城上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能
克而退勒懼問于佛圖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
時當擒末杯勒登城視末杯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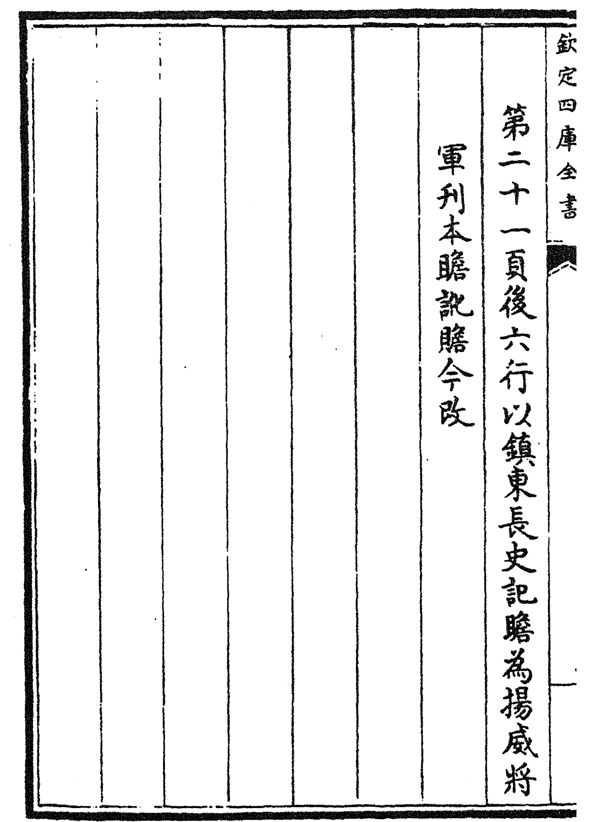
地傾杯豈可獲是公安我辭爾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杯矣未幾末杯逐北入其壘門伏兵俱出遂生擒之疾陸眷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疋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于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杯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從送鎧馬二百五十疋金銀各一簏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竝勸勒殺末杯

以拄之勒曰不然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爾今殺一人而結怨一國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納其質厚以金帛報之遣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等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杯與之讌飲誓為父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時佛圖澄力勸勒遣杯還遼西杯感勒厚恩在塗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

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署爲將軍遣衆寇信都殺冀
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又遣
天水將軍祁宏討勒及于廣宗時大霧四塞宏引軍就
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勒遣參軍閻宗獻捷於劉聰使
王述責鹽於角飛城是年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
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佛圖澄知之令人往取入
地二十餘丈獲之遂大興佛事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謹案卷八第五頁前七行聰遂烝之刋本烝訛蒸
今改
卷九第十九頁後六行及滎陽刋本滎訛榮今改
卷十第三頁前七行攻介休介休令賈渾築營自
固刋本介訛界今改
卷十一第七頁前八行淵使劉聰攻壺關刋本壺
訛壹今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弓箭如雨刋本雨訛兩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以鎮東長史記瞻為揚威將軍刋本瞻訛贍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楠

謄錄舉人臣洪道濟